

胡适教育思想批判引論

王煥勛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胡适教育思想批判引論

王 煥 勛著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1956年·武漢

內 容 提 要

本書對胡適的反動教育思想，作了較系統地分析和批判；內容包括批判胡適的超階級的教育觀、教育作用的學說、教育目的論、教學論等。可供中、小學教師參考。

胡適教育思想批判引論

王煥勛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公私合營建新印刷廠印刷

787×1092 $\frac{1}{32}$ 開· $\frac{15}{16}$ 印張·20,000字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700

統一書號：7106·64

定價：(5)0.09元

目 錄

引言.....	1
一、批判胡適超階級的教育觀.....	4
二、批判胡適關於教育作用的反動學說.....	7
三、批判胡適極端反動的教育目的論.....	11
四、批判胡適反科學的教學論.....	24
結束語.....	28

引 言

胡適自己常以哲学家、文学家、歷史学家自居，对于教育却很“謙虛”地說：“我不是專門学教育的人”^①；他沒有成本的关于教育方面的著作，專談教育問題的文章寫的也不多。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說他对中國过去三十多年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实际的影响和毒害就不如在其他方面那样大，那样深呢？不能，絕对不能这样說。实际上，胡適在教育方面的影响和毒害是絕不亞于在其他方面的。

我以为胡適对教育方面的影响和毒害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他販运和傳播了杜威的反动实用主义哲学。因此就嚴重地影响了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对教育的正确認識，从而就妨碍了人們对教育应持的正确态度和应采的正确行动。

我們知道，任何科学都是有其哲学基礎的。人們在研究任何科学的时候，总是依靠着一定的哲学；科学只有建筑在正确的哲学基礎上，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教育学当然也是如此，只有当它建筑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哲学基礎上，也就是說，只有应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教育現象，“才可能把教育学建立成为正确反映教育現象的規律性，照耀教育者的合理的、創造的活动道路的科学”^②。正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給我

① “新教育”雜誌，第1卷，第3期。

② 凱洛夫：“教育学”，第27—28頁。

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①的時候，也即是正當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可以有機會接觸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武器，對教育作正確認識的時候，胡適却販來了杜威的反動實用主義哲學，來抗拒和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杜威是在“五四”運動的前夕到中國來講學的，而杜威的來中國正是胡適多方奔走的結果；而且在杜威開講之前，胡適又發表了“實驗主義”和“杜威哲學的根本觀念”等文章，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胡適是作了開路先鋒的^②。實用主義的毒害是遍及於一切學術領域和各個方面的，對於教育學當然也不能例外。

其次是他介紹和傳播了杜威的反動實用主義教育學說。在“五四”運動的前後，有些人已開始介紹杜威的教育學說到中國來，其中最主要最“有成效”的就是胡適。他在杜威到中國的前夕，在“新教育”雜誌上發表了“杜威的教育哲學”一文。這是他寫的專談教育學的唯一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中，他摘譯了杜威的“我的教育信條”和“平民主義與教育”兩本著作的“精華”，並發揮了他自己的體會，可以說，把杜威的教育思想的核心都介紹出來了。他確乎不愧是杜威的“高足弟子”，通過這篇文章，他的確“盡了弟子應盡的職分，替老師開出一條道兒，再加一些洒掃工夫”^③。如果說，胡適是杜威的傳聲筒，那他真是極盡其傳聲筒的能事了；也正因如此，他的毒害作用也就更大。

①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第5頁。

② “實驗主義”一文於1919年4月發表於“新青年”雜誌，在1919年5月2日胡適又在江蘇教育會上作了“實驗主義”的講演，講稿發表於“新教育”雜誌，第2卷，第3期（1919年6月）。“杜威哲學的根本觀念”一文於1919年4月發表於“新教育”雜誌，第1卷，第2期。

③ “新教育”雜誌，第1卷，第3期。

第三是他运用杜威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对教育問題發表了他自己的主張和言論。这是他更直接地影响和毒害教育的一方面，也是影响最大、毒害最深的一方面。

胡適曾自己招認說：“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發憤盡讀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較詳細的……提要。……从此以后，实用主义就成了我自己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導，成了自己生活的哲学基礎。……自己受用而不發生爭論。”●胡適真可算是得到杜威的“真傳”的，他不僅是杜威的傳声筒，而且是杜威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运用者和貫徹者。胡適虽沒有关于教育方面的系統的成本著作，但他对于教育学上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都有他的看法和言論。有人說“胡適一向瞧不起教育学”，还有人說，“他并不当真怎样重視教育”，这是不大符合事实的。杜威是哲学家兼教育家，他常說：“哲学就是廣义的教育学說”，“教育是哲学的實驗室”，那么作为杜威最忠实信徒的胡適豈能瞧不起教育学，不重視教育呢？实际上，胡適并不是真正輕視教育学而是輕視某些学教育的人，責备他們太不中用，太沒出息（詳后）；胡適在教育方面的影响和毒害是至深且巨的。

当然这三方面是互相联系着的，不能截然分开的。不过本文只想着重对第三方面作一些分析和批判，也就是說，本文只打算对体现在胡適身上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作初步批判，至于追溯本源，進一步系統、深入地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学說，那需要一本專著，不是本文力所能及了。

● “藏暉室劄記”，第1卷，第5頁。

一 批判胡適超階級的教育觀

教育和政治的關係問題，就是教育為誰服務的問題，這是教育學上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研究教育學，首先就要弄清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正確解決，教育上的任何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都是不能正確解決的。科學的教育學告訴我們，在階級社會中，教育是從屬於政治，為政治服務的，教育是有階級性的。列寧曾指出：斷言學校可以脫離政治並服務於社會全體，這是資產階級的國家在說謊^①。這就是說，教育是和政治密切聯繫的，教育從來沒有也不可能脫離政治的。斯大林說：“教育是一種武器，其效果是決定於誰把它掌握在手中，用這個武器去打擊誰。”^② 斯大林這句話也正是說明，在階級社會中，教育是一種階級鬥爭的武器。

怎樣解決教育和政治的關係問題呢？對我們來說，就是無情地揭露反動統治階級教育的階級性和公開承認我們自己教育的階級性。但是對於反動的統治階級來說則正相反，他們是想盡各種辦法把教育的階級性掩蓋起來，掩蓋的越好，就越對他們有利，也就是越能保證教育為他們服務。作為杜威“高足”的胡適當然是以掩蓋教育的階級性為首要任務的。他一方面是故意迴避教育和政治的關係問題，從另外角度解釋教育使人覺察

① “共產主義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上集，第63頁（正風出版社版）。

② “斯大林與威爾斯的談話”，第19頁（人民出版社版）。

不到教育和政治有什么关系。他在“杜威的教育哲学”一文中說：“杜威教育学說的要旨，总括起來……只有兩句話：‘（一）教育即是生活’。‘（二）教育即是繼續不断的重新組織經驗，要使經驗的意义格外增加，要使个人主持指揮后来經驗的能力格外增加’。”^①胡適在引摘了杜威這兩句話之后，并進一步加以闡述和發揮。他說：“這兩句話其实即是一句話。（一）即是（二）。……經驗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对付人生四圍的境地；即是改变所接触的事物，使有害的变为無害的，使無害的变为有益的。……这种活动各有教育的作用，因为每一种运动即是增加一点經驗，即是‘学’了一种學問。每次所得的經驗，和已有的經驗合攏起來，起一种重新組織；这种重新組織过的經驗，又留作以后經驗的參考資料和应用工具。如此遞進，永永不已。所以說：‘教育是繼續不断的重新組織經驗’……。”其实这样地解釋教育完全是錯誤的，講的越多，离教育本來面目就越远。这不僅是反科学的，而更重要地是在政治上有其反动企圖——隱蔽教育的階級性。陈鶴琴先生曾說，他自己中了杜威实用主义反动教育学說的三槍，第一槍就是“教育即生活”^②。這一槍，正是用來掩盖教育的階級性的，这是最重要的一槍。胡適也正是巧妙地运用了這個第一槍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公开否認教育的階級性。他在“杜威的教育哲学”一文的結論中說：“杜威的教育哲学，全在他的‘平民主义与教育’一部書里，看他这部書的名字便可知道他的教育学說是平民主义的教育。古代的社会有貴賤、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階級。……現代的世界是平民政治的世界，階級制度根本不

① “胡適文存”，第2卷，第133頁。

② 1955年2月28号“文匯報”。

能成立。……我这一篇所說的新教育理論，千言万語，只是要打破从前的階級教育……。”[●]原來是只有古代社会才有……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的階級，至于現代的世界（按指美國社会——筆者）則是平民政治的世界，階級制度根本不能成立，既然階級制度不能成立，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階級教育了。这就是胡適的“大胆假設”！但是在这里也正道出了他的根本意圖，否認教育的階級性。

这种超階級的教育观是曾起过極大的欺騙作用和危害作用的。曾有不少好心腸的教育家們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去搞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的教育运动，其結果除了为反动的統治階級尽了“帮閑”的义务外，別無所獲。至于一般青年，因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而脫离政治斗争，脫离革命，更是占了相当大数目。超政治、超階級教育思想是深入人心，其毒害实不可勝数！直到全國解放后，这种毒素还是相当普遍存在着。武訓傳的問題，也正是反映了这种毒素在作祟；現在某些教育工作者的脫离政治的傾向，也可說是这种超政治、超階級的教育观的余毒的另一种表現方式。

● “胡適文存”，第2卷，第143—145頁。

二 批判胡適关于教育作用的反动学說

教育的作用問題是和上一個問題密切联系着的。只有正确地解决了教育和政治的关系問題，才能正确地解决教育作用問題。毛主席說：“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很大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毛主席这一段話，不僅是我們正確認識教育和政治、經濟的关系的科学依据，而且也是我們正確理解教育作用的科学依据，只有根据这一唯物主义的科学論断，才能对教育的作用作出正确的估計，才不致把它的作用誇大或縮小。但是胡適却过分誇大教育的作用。他說：“教育乃是社会進化和改良的根本办法……教育根据于社会觀念，支配个人的活动，这便是社会革新的唯一可靠的方法。”[●]这是和杜威把教育認為是“根絕社会灾禍，實現人类願望的万能工具”[●]完全一致的。原來在歷史唯心主义者們看來，一切社会問題產生的原因，都不要从社会的物質生活条件中去找，而要在精神和文化中去找；只要用教育改变了人心，一切社会問題就都解决了，这就把教育看成“万能”了。一切形式的“教育救國論”“讀書救國論”等的思想根源就在此。“教

● “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635頁。

● “胡適文存”，第2卷，第132頁。

● 謝伏金：“为美國反动派服务的杜威教育学”，第105頁（大众出版社版）。

育万能”的思想在資本主义發展的初期，即在資產階級还在反封建的时期是有進步意义的（如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爱尔法休的教育万能學說）。但是到了帝國主义时代，特別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它就不僅沒有絲毫進步性，而且完全是反动的了。凱洛夫的“教育學”上說：“把教育認為在資產階級社會条件下，培养性格的決定因素，以為只用教育一種力量就能從社會關係所產生的一切弱點和罪惡中把人們挽救出來的那種意圖都是空想的，因為僅用教育的適當組織來改善人類的品性是不夠的，必須用革命的手段改變社會關係。”^① 胡適正是以誇大教育作用來麻痺中國廣大青年，來反對中國人民革命，來阻撓中國人民“用革命的手段改變社會關係”的。他以“教育万能”為理論根據，每當帝國主义侵略中國加緊和中國人民革命運動高漲的時候，就高唱“教育救國”、“讀書救國”。在“五卅”運動剛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即將開始的時候，他寫了“愛國運動與求學”^②一文說：“救國是一件頂大的事業，排隊游行，高喊着‘打倒英日強盜’算不得救國事業。……真正的救國的準備在於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材”，又說：“學校固然不是造就人才的唯一地位，但在學生時代的青年却應充分地利用學校的環境與設備來把自己鑄造成個東西”，又說：“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只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热心與興趣，而不應該引誘你跟着大家去吶喊。”當1930年以後，中國革命勢力發展，而日本帝國主义也正侵略東北的時候，胡適發表了“我們走那條路”一文，說中國的敵人是“貧窮、愚昧、疾病、貪污、擾亂五鬼”根本否認封建主义和帝國主义的存在。他說：“這五大惡魔——是

① 凱洛夫：“教育學”，第21頁。

② “愛國運動與求學”，1925年8月31日寫。

革命的真正对象，……打倒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認清了我們的敌人，……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識和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① 这里虽未提“教育”二字，但“人才智力”由何而來？“科学知識与方法”如何充分采用？还得依靠教育，归根結底还是“教育救國論”！到1935年，正当“一二九”学生愛國救亡运动高漲的时候，他又發表“为学生运动進一言”一文說：“青年学生的基本責任到底还是在平时的努力發展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只有拚命培养个人的知識与能力是報國的真正准备功夫。”^② 他甚至把一篇論文的标题就叫做“教育破產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說什么“今日最可慮的还不是沒有錢，只是我們全國人对于教育沒有信心。我們今日必須坚决信仰：五千万失学兒童的救济，比五千万架飛機的功效至少要大五万倍”^③。

这种誇大教育作用的謬論，在当时的确曾起过極大的欺騙和麻醉作用，不知有多少青年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脫离了革命斗争，走上了“讀書救國”的迷途！另外还有一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教育家，在“教育万能”的思想支配下，抱了“教育救國”的“大志”，从事教育救國的“事業”。就連陶行知先生也曾有过一个时期（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抱了此种思想，他曾主張：“要改造中國教育，創辦一百万所鄉村学校，來改造一百万个鄉村，借以改造社会，進入大同世界。”^④ 毛主席告訴我們，要“經過人民共和國到达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到达階級的

① “胡適論学近著”，第452頁。

② “独立評論”，第182号（1935年12月22日）。

③ “胡適論学近著”，第534頁。

④ 白韜：“回憶陶行知先生”，第12頁。

消滅和世界的大同”^①。而“教育万能”論者却要借教育改造社會，進入大同世界，這是何等的幻想！

有些人由於抱了“教育万能”的思想，從事教育救國的“事業”，結果都碰了釘子，事與願違，毫無成就，表現了“教育無能”。因此就又產生了另一種壞影響，就是輕視教育的作用。特別對今天來說；如果還殘留着這種思想是非常有害的。

我們已用革命手段改變了舊的社會關係，人民共和國早已建立起來了。這就給我們的教育工作开辟了無限寬廣的道路，凱洛夫的“教育學”上說：“在蘇聯學校憑借着新的社會關係，這種社會關係把人們由以前的經濟矛盾和政治矛盾中解放出來了，並在其本身內體現着國家和人民的統一意志，它確實獲得了真正決定性的力量。”^②我們的新的社會關係也早已把我們從以前的經濟矛盾和政治矛盾中解放出來了，今天我們的學校也體現着我們國家和人民的統一意志，教育的作用也就空前地增大了。但是，現在仍有人輕視教育工作，認為作教育工作沒出息，這正是由於對教育作用沒有辯證地正確理解所致。

①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第6頁。

② 凱洛夫：“教育學”，第21頁。

三 批判胡適極端反动的教育目的論

教育目的問題，就是培养什么样人的問題。我們在前面已談到在階級社会中教育是具有階級性的，而教育的目的正是体现教育的階級性的最基本的一个方面。

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是共產主义的教育，当然在不同的社会歷史时期，共產主义教育的具体要求也不尽同。我們現在正处在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現階段來說，我們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社会主义的建設者保衛者。这样的新人必須是全面發展的人，而其最基本、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必須具有共產主义的世界觀和共產主义的道德品質。所以列寧曾說：“應該做到使教育、訓練和培养現代青年的全部事業，都成为青年中养成共產主义道德的事業。”●这是我們教育工作者的偉大而崇高的任务。我們說“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正是就此种意义而言的。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胡適所主張的教育目的是什么？他又是如何來貫徹他的教育目的呢？

我們知道杜威是以“教育無目的”論來掩盖教育的階級性的。胡適在“杜威的教育培养”一文中，首先对杜威这种謬論大加渲染，并且說：“杜威这种教育学說和別人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把目的和進行，看作一件事。這句話表面上似乎不通，其

● “列寧文选”兩卷集，（2），第807頁。

實不錯。”^①本來把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進行看作一件事，是非常錯誤的，可是經胡適這一番解釋反把人弄得“如墜五里雲霧”了。胡適就是這樣狡猾地進行欺騙和蒙蔽的。但是胡適當真以為教育沒有目的嗎？不是的，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也無意中露了馬脚，他說：“杜威教育哲學的大貢獻，只是要把階級社會遺傳下來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制度一齊改革，要使教育出來的人才真正能應平民主義的社會之用。”^②這句話不僅道出了杜威教育學說的根本意圖，而且也暴露了胡適自己的教育目的論！原來在胡適看來，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真正能應平民主義的社會之用”的人才，這裡所謂“平民主義的社會”當然就是美國的社會，也就是美帝國主義的社會。那麼什麼樣的人才“真正能應平民主義的社會之用”呢？這就不言而喻了。揭開胡適的美麗外衣，他的教育目的不是任何別的，乃是培養反動統治階級的順民、臣仆，帝國主義（基本上是美帝國主義）的買辦、奴才。

胡適不僅提出了這種極端反動的教育目的論，而且窮畢生之力，努力貫徹。

加里寧說：“教育就是對於受教育者心理上所施的一種確定的有目的和有系統的影響作用，以便在受教育者的心身上養成教育者所希望的品質。”^③我們現在且看一下胡適這個“教育者”為了實現他的教育目的，對廣大青年所施的是什麼樣的確定的有系統的影響作用？他所希望廣大青年養成的又是些什麼品質？

第一，培養資產階級腐朽的個人主義人生觀。

我們所要培養的人生觀是共產主義的人生觀，是建築在馬

① “胡適文存”，第2卷，第135頁。

② 同上書，第145頁。

③ 加里寧：“論共產主義教育”，中文版，第88頁。

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的基礎之上的，只有這樣的人生觀才是科學的人生觀，而胡適所要培養的人生觀則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人生觀，是建築在實用主義的世界觀的基礎之上的，所以是荒謬的反動的。且看他的謬論吧！

（一）提倡“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在1919年他寫過一篇文章叫“一個問題”，文中說，曾有人問他：“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了什麼？”他的回答是：“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①但是問題既已提出，無答案究竟不是辦法，於是他又寫了一篇文章，叫“新生活”，文中說：“生活的‘為什麼’就是生活的意思”，又說“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②。但是究竟生活是“為什麼”呢？“有意思的生活”又是什麼樣的生活呢？這還是問題，更重要的是，在當時，十月革命的炮聲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送到中國來了，“人為什麼生活”，和“人應該怎樣生活”等問題，完全可以得到解答了；但是胡適為了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了以他的唯心主義來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主義，以他的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來代替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想以“魚目”來“混珠”。在1920年初，他又寫了一篇文章，叫做“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在這篇文章中他首先“批判”了“獨善的個人主義”，他指出：宗教家的“天堂”、“淨土”是不可信的，求道成仙也是幻想，遁迹山林做隱士也不對，就連“新村運動”^③也是對現社會的“讓步”而不是“奮鬥”。那麼怎麼辦呢？

① “胡適文存”，第4卷，第275頁。

② “胡適文存”，第4卷，第147—148頁。“新生活”一文曾被選在中小學教科書里，到1930年又選入“胡適文存”里。

③ “新村運動”主要指的是當時日本武者小路實篤所提倡的新村運動。